

姐

是

鲁引弓◎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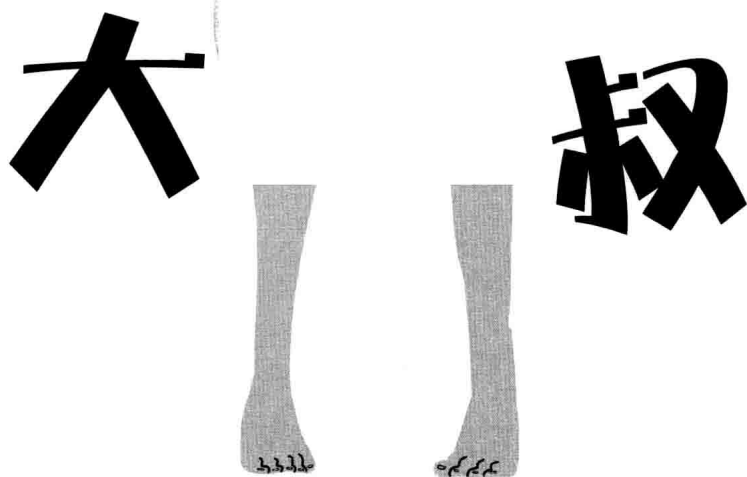
大

叔



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

浙江大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姐是大叔 / 鲁引弓著. —杭州 : 浙江大学出版社,
2015. 8

ISBN 978-7-308-14886-3

I. ①姐… II. ①鲁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62910 号

姐是大叔

鲁引弓 著

策 划	陈丽霞 谢 焕
责任编辑	陈丽霞
文字编辑	刘梦颖
责任校对	杨 茜
出版发行	浙江大学出版社 (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) (网址: http://www.zjupress.com)
排 版	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
印 刷	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
开 本	700mm×960mm 1/16
印 张	13
字 数	163 千
版 印 次	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308-14886-3
定 价	2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

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 (0571) 88925591; <http://zjdxcbbs.tmall.com>.



姐是大叔

—

他那张英俊的、我曾经朝思暮想的脸，在远离我之后，常会有这样瞬间陌生了的感觉。

大清早的电梯里没别人，空寂、闪亮。

我像是被扔到了这四壁包围着镜子的空间中。

微蓬的头发，松松垮垮的灰色运动衣，肩膀上挂着双肩包宽宽的带子，把衣服勒得歪歪斜斜，宽阔的裤管灰中发黑。这模样没任何赏心悦目之处，甚至随意得不像一个女孩。

如果你也刚好走进电梯，第一眼你可能会把我当成一个大叔。

事实上，在这幢公司大楼里，我的同事在背后给我起的绰号就是“大叔”。她们还以为我不知道。其实，她们不知道的是我觉得这绰号挺逗的。

就宛若大叔了吧。

大叔怎么了？你们妩媚去吧，升职去吧，我想歇歇了。我对着空中笑了一下。当然，如果知道接下去的一天会发生什么，我肯定不可能笑。

出了电梯，经过走廊拐角时，我听见楼梯间有什么动静，扭头看了一眼。李帅和季小芳正在灯光暗淡的楼道口拥抱着亲吻。季小

芳的手伸进李帅的衬衣里。

我慌忙转头，但还是无法忽略他们仍然缠绕在一起的双腿，还有，李帅突然抬头瞥见我时的眼神。惊慌、尴尬、愧疚。我熟悉这样的眼神，就像我总是假装它们是空气一样。

我听见自己的鞋跟在走廊上发出让人烦躁的声响。当我走到自己的办公桌时，我认为自己已淡定下来。

你知道吗，这个李帅半年前是我的男朋友。

而这个楼梯间曾经是我俩的小秘密。“拐角的小清晨”，他甚至给它起了名字。那时候每天早上来单位，我们都在这里飞快地亲密一下，然后回到办公室开始一天的工作。

果然，一个小时之后，李帅打电话过来，让我去一趟他的办公室。他在走廊尽头的总裁办，两个月前他被提拔到了那里，成了总裁助理。办公室里只有他一个人，估计他瞅准了总裁庞天龙出去开会这阵儿才打电话叫我过来。

他装模作样把一份报表给我，让我转交给市场部的邢海涛主管。

然后他说，你最近还好吗？

我说，还行吧。

他说，你脸色挺灰的，应该让自己快乐起来。

我笑道，还快乐的。

他说，有些事我会帮你的，你我永远是朋友，你说对不对，朋友不一定就是有缘分，缘尽了，也是有温暖的。

我笑起来了，像个大叔一样粗糙。我心想，不就是刚才看到你俩缠绵了，我还没过不了这关，你倒想摆脱自己的障碍了。

李帅接着叹了口气，他说，可能我们还是走得远点好，这样会轻松点。

他说，不知为什么我看到你就难过，我看到你越来越灰不溜秋就难过，不管你信不信，我心里很纠结。

他说，我都不知道每天在这楼里照面，这以后怎么办。无论是我还是小芳都觉得不是滋味，其实我真的想走，想离开这里，但你也看到了，现在我在公司正处于上升阶段，我喜欢这份工作，我真的很纠结，其实我真的很想走。

他的暗示我明白。

我知道这是他今天找我要说的重点。虽然他绕着圈子，但我懂。他不想放弃这里的平台，季小芳她爸是副省长，小芳当然也不会走，所以剩下该走的就是我了。

只是我的嘴巴还在逞强。我看着挂在墙上的那幅“福”字，用尽量慢的语速说，不开心的人自然会走，但谁不开心，够不够到走的程度，那点往事值不值得这么隆重对待，都有待确认，何况，这里只是我的一只饭碗。

我重复道，这里只是一只饭碗。

他有些乱了。这时他的电话响了，他一边去接电话，一边嘟哝着对我说，以后好不好当然会与我有关，我分管你们这一块呢。

他那张英俊的、我曾经朝思暮想的脸，在远离我之后，常会有这样瞬间陌生了的感觉。也可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真的很微妙，从留恋到怨恨只隔了一个台阶。我想，你在威胁我吗？

于是等他放下电话机，我说，那可要你多关照了，多谢你以后关照我。

他的脸红了。他本性老实软弱，这一点他改不了。

于是我走到了外面的走廊上。我来的时候就告诉自己别生气，但好像还是生气了。

下午的时候，我坐在电脑前，突然眼睛里有了泪水。这阵子眼泪这东西总是在莫名其妙的时刻来临，我想这是怎么了？

我要不要走？去哪儿？凭什么劝我走？但是如果我不走，窝在这里，那不是明摆着让自己难受？但要走，一下子去哪儿找个工作？

办公室里人人都在忙。我盯着电脑，掩饰自己这一天憋到此刻的悲伤。

坐在我前面的吴莺莺正在千娇百媚地打电话。她对电话那头的人说，请我吃饭吧，手机摇一摇，我发现离我最近的刚好是你，你过来吧。

我在心里对自己说，王若兰，你是大叔，大叔对今天的事应该是无所谓，因为大叔对别人、对自己都是看透的。

所以我劝自己别想了，就像鸵鸟一样把头埋进翅膀下吧，暂时不去想。



姐是大叔

二

所以我现在最想悄悄熬过去。像所有不得志的“办公室大叔”一样，不受关注地混过去。

在莺莺燕燕的办公室里，我到底是从哪一天起像个大叔了呢？
记不清确切的时间了，好像有一段日子了。

在我办公桌的台历上，四月一日那天的格子里我用很淡的铅笔写了一句：“不想引人注目。”所以我估计应该是今年春天的事。而再前面的那个冬季，李帅因为和新来的季小芳黏糊，和我分手了。

至于我衣着越来越随意、松垮，被他们背地里取笑为“大叔”，好像也是在这个春天。

最初是有天早上，我弟把他那件穿了好多天的灰卡其外套放在椅子上，说，姐，你有空帮我洗一下吧。

那天早晨有点冷，我急着去上班，原想去衣橱拿件风衣，突然懒了，伸手拿起我弟那件“灰卡其”披上，心想反正要挤地铁。

结果这宽大的衣服被我穿了一整天，它松松垮垮的样子，倒让我很舒服。我在单位里进来出去，发现它挺好的。我穿了整整三个星期，因为那阵子又老是下雨，衣服洗了也晒不干。

一个人的变化，有时候原因可能很微妙，甚至连自己都不一定



不想引火烧身

BUY I WANT

书是我的穿着越来越随意，就像被他们看光里笑为“大叔”，好像也是这个春天。

天春 → 是灰色的？

女汉子

大

叔

3333

~ ~ ~ ~

想得清，反正我越来越喜欢披挂我弟的衣服了。这些衣服好像也适合我，不怕皱，不用小心打理，连穿几天甚至一个月都是一个样。棉棉的灰调调，不引人注目，适合屋里屋外的天气，也适合我的心情。

有次，我甚至把我爸的一件工装当作我弟的了，也穿了它好几天。我妈到处找它，后来发现被我穿来上班了。

办公室里的同事们看我日益成“大叔样”，多半认为我因李帅移情别恋副省长女儿季小芳受了刺激，变成了一个灰心的人。

我承认他们想得没错。

我承认是因为难过所以没有心情。

我还承认是比较后的沮丧。虽然有些事迟离开还不如早离开，至少能少些心痛，但我承认人与人的比较横在那里，就会令人沮丧。

所以我现在最想悄悄熬过去。像所有不得志的“办公室大叔”一样，不受关注地混过去。

一个星期后，部门主管邢海涛通知我将汽车品牌营销业务让给方格棋。邢海涛的理由是这一块业务需要拓展，需要出差，所以需要男生去挑担。但他的眼神分明告诉了我他的无奈。

我知道这是谁的主意。当然，所有的理由都足够上台面。

我了解李帅，也了解季小芳的能干和果断。只要我在这里，每天我都在提醒人们他的功利和她的横刀夺爱。这就是我的存在感。

少了汽车业务，意味着我每月少了一大块奖金。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们告诉我该走了。

我是该走了，因为这样太累了。

不过是一只饭碗而已，在这里已经付出了感情，如果还需要应

付小肚鸡肠，那真是够了，走吧。

我拿出名片册，一张张地翻看，以前打过交道的公司中哪家可以去试试。

遇人不淑啊。我二十八岁了，在这里干了六年，到如今这尴尬年纪又要求职了。

这时手机响了，是我妈。她在电话那头的声音很严肃，她让我四点之前回到家。她说有事要和我谈谈。



姐是大叔

三

我拉起行李箱，走到门外，听见我妈在后面嚷嚷“又不是现在要你走，更不是今天就叫你走……”

